

万物复苏日，百花聚首时

但爱青鱼美



李花怒放一树白 里红雨 摄

潘玉毅

一年之计在于春。春为四季之首，而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之首。依照国人的传统，开头和结尾通常要较寻常时候来得更加隆重一些，这一点于民间是如此，于官家亦是如此。

在民间，立春前一日，由两名伶人扮作春吏，沿街高喊“春来了”，俗称“报春”。而据《燕京岁时记》里记载：“立春先一日，顺天府官员，在东直门外一里春场迎春。”这算是官家迎春的排场。现如今，传统习俗多半已不复存在，但美好的寓意仍藏在人们心里。

不论从前还是现在，立春如同一道无形的门，门外大雪纷飞，门内酒旗风暖，而且越往里走，温度愈高、花香愈浓、草长愈密、鸟鸣愈幽。无论乍闻还是细听，这道门像是一句神秘的咒

语，可以让那些原本在冬日里出了画卷的景物重新回到画里来。

一个节气一般周期在十五日左右，头五日称一候，中间五日称二候，后五日称三候。而立春的三候则是：一候东风解冻，二候蛰虫始振，三候鱼陟负冰。从风里寒意消融，到洞里百虫苏醒，再到鱼浮上水面，我们看到的是大自然的物事在一个节气里演变的过程。

或许，单就气温而言，立春时分，地气未暖，间或下一场春雪，来一阵寒流，冷暖与冬日无二。但从那柳树枝头刚刚抽出的新芽里，我们隐约可见潜藏的绿意，透过这绿意能感受到一股暖意。

万物复苏日，百花聚首时。确切地说，复苏只是醒来，如同人睁开眼睛，还未到起床时候，更毋论洗漱打

扮。更多时候，我们会抬头看一眼天花板，发一会呆，假装被床和被子“封印”住了。而这一刻，百花亦被大地封印着，或者说，万物都在孕育生机，为春生夏长、为发芽开花积蓄力量。

所以，与其说立春是春天的开始，倒不如说是春天捎来的一个口信，是桃红柳绿、鸟语花香的前奏。“谁家二月煮新丝，一江黄鲫应不识。明日倘或桃李晓，莫问老梅知不知。”风为东君，调雨为酥，催冰做水，为梅花与春花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交接仪式。因其隆重，看花的人浑然没有花落时节应有的伤感。仔细想来，对于多愁善感的人来说，每当看到有花落去，内心总是充满感伤，独有梅花谢落时例外，因为人们自那一朵朵梅花落地的瞬间看到了更多花在盛开。

在江南，立春前后，风吹过河面，

薄冰裂了，燕子来了。此时，春游尚早，立春幡倒是刚刚好。此处的春幡并不是寻常意义上的旗幡，而是剪纸。从现有的史料来看，立春剪纸的习俗在宋朝最为流行。“春已归来，看美人头上，袅袅春幡。”辛稼轩这几句词，为我们勾勒出了“立春幡定”的温馨画面。

擅长女红的巧妇将彩绸、绢布剪出一个个花儿、蝴蝶、燕子、蚂蚱的形状，或插于鬓边，或缀于花枝，谓之“春幡”，也叫“春胜”或者“幡胜”。若是回到宋朝，立春之日，走在大街上，放眼望去，举目皆是戴“春胜”的人，有钱人家的儿女更有将春幡戴满头的。这样的画面虽然稍显滑稽，却寄寓了人们对美好未来最真实的向往。

立春幡定，人们等候希望，一如万物等候春天。

春天里

岑玲飞

春说来就来了，花说开就开了。那些开在树上有名有姓的花，略微露出要开的前兆，故意停止了一会儿，趁你不注意，突然开了一树。

我即使一天几次地经过它们，抬眼注意它们，想着，春天是一步一步老实实在走来的，我要看着花一点一点地开，却不料，它并不是走来的，而是“坐火箭”来的。春天看穿了我的心思，故意趁我错眼不见，它大作文章，等我跑出去看，它又仿佛一动不动。它一定是趁我在室内的时候，加速前进。春天的马达，用神奇的力量，捧出花的形状和新鲜的颜色。

经过灰色的凋零和沉寂的寒冬，我已对这暗淡的色调无可奈何了，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，都要接受这生死不明的花园。曾经的繁花开遍、浓墨重彩渐渐变成回忆，后来，终于不再回

忆，仿佛一向是冬天。长长的冷冬，连绵的雨，阴沉沉、湿答答，甚是无趣，使人无可奈何。忍着吧，这湿、这暗，等着吧，总有过去的时候。

先来的是绿，很微弱的绿、很细小的绿、很轻巧的绿、很柔软的绿、很浅淡的绿，似有若无的绿，雨濛濛里如烟的绿，轻轻的，成片的。浸在水滴里羞怯的绿，晶莹的水珠润着它、洗着它，这绿便在雨水里明媚起来，隔着望着对岸飘荡的绿，对岸的人也如此望向这边。一点点、一点点，绿得更坚定，绿出了新风貌。就这样，柳树用垂挂表达，春天好像是垂挂在水边荡着秋千的绿。

过了几天，绿得更明媚了，看着又不像是绿，分不清这到底是绿还是黄。细小的柳叶变大，柳枝垂得更直，不再轻盈地飘，而是沉沉地静止着，一幅已经完工的画，定格在那里，细微

的春风已经吹不动它。

雨水也不那么无休无止，太阳照常挂了起来，阳光像支笔，任意地画。天天从这里经过，有一天，觉得不一样了。这里、那里多了原本并不存在的野花，大的、小的，碎如尘沙，虽不是织地毯一般的排场，细看，着实美丽，这不是和去年春天一样的花吗？它们有一天隐去，似乎再也不见，一阵雨、一阵光，又都相约回来了。一样的花与草，一样的树与叶，都醒了，讲起故事，过起日子。我在它们的日子走来走去，像个旁观者。它们每一天的刷新都在我预料之中，却依然如初次见面，令人惊奇不已。

我想，每一年春天都差不多吧。然而，每年都像第一次见到春天一样，写着关于春天的文字。

草也赶来了，这是新草，才冒头，就大片大片的。许多草不知姓甚名

谁，新草生气蓬勃，无人栽培呵护却长得欢欣，谁也搞不清草又突然会开出什么花来。草的叶片形状之繁杂，犹如人世间的人千面。

井台附近大树根边那丛草，颜色青嫩鹅黄，泛着微微的透明，细茎小叶，浅浅地浮在地面。忽觉移植一撮当盆景很好，便蹲身，用小铲子一撬，手轻扯，连根带泥成片离开地面，并无折损，提起闻草根，新鲜的湿泥是清香的，是带着草根的清香。忽觉这泥是那么好，春天所有的美丽和芳香都取之于它，它们是黑灰色，却是一种纯净的颜色，像山间晶莹的泉水那么自然。

如果春天是一个舞台，那么，泥就是那些为春天的演员化妆、梳头、裁剪演出服、送餐供水的幕后工作者。我爱春天喧哗的美，也感谢默默无语隐在背后的泥。

我们各自散落在红尘

周潇渭

我们品尝冬日的风雨，终究望见冬日尽头的一丝白雾。我们体会冬日的酷烈，终归逃离飒飒西风的骄横跋扈。一年四季向我们迎面走来，一年四季背对着我们离开，没有打一声招呼，亦无有一句告别。一片枯黄的落叶飘零于昔日的风华绝代。

我们各自奔忙在城市的弥敦大道和窄路小巷，打理着同一片天空下的世俗与故事。编织草席和草帽，收割稻穗与晚灯，却在不经意间，于某处相见，会心一笑。



“柿柿”如意 韩晓霞 摄

岳林寺的松鼠

王林军

岳林寺里有许多树，各种各样的树，但好像没有松树。然而，在其中一片树林里，生活着一个松鼠家族。松鼠有几只？我没数过，也数不清。

我因为工作缘故，常在岳林寺行走。每次打那片树林子走过，常常听到“吱吱吱”的叫声。仔细搜寻，有时是一截尾巴，毛茸茸、蓬松的，在繁茂的枝叶间，隐隐现；有时，是一双黑亮亮的眼睛，透过枝枝叶叶，正一眨不眨无邪地盯着你看……

有时，你正漫不经心地走着，突然倏地一下，一只不知打哪蹿出的松鼠，向着那片树林子，从你的脚边一闪而过。然后，“嗖嗖”上树，在纵横交错的枝杈间三蹿两跳，没了踪影，只留下

“吱——吱吱”的三两声叫。

岳林寺位于奉化城区，寺后倒也有座小山，但那些松鼠并非来自山上。据说是善男信女在寺里放生了几只，然后可能吧，这几只松鼠觉得岳林寺环境清幽，寺里的法师和来往的香游客对它们“礼遇有加”，便在那里“安营扎寨”，安安心心、欢欢喜喜地过起小日子，并且繁衍生息，子子孙孙无穷尽矣。

因为“礼遇有加”，这些小松鼠便越发自在快活起来。我有时甚至在大殿、厢房的屋顶上，看到它们或“贼头贼脑”、东张西望，或像“夜行侠”那般轻捷飞奔的身影。它们这是在干嘛？是练“草上飞”“水上漂”，还是觊觎殿堂里的供品供果，先派一两个身手敏

捷、轻功了得的家伙，来踩个线，探个虚实……

岳林寺是弥勒化身布袋和尚出家、圆寂之地。弥勒的大肚、欢喜，人所共知。看着这些机灵、活泼、淘气的小松鼠，我有时不禁会“坏坏”地想：它们会不会把弥勒袒露隆起的大肚，当成游乐场，在那里爬上爬下、蹦来跳去；又或者跳上弥勒光滑圆润的大头，往那里气定神闲地一站，并抬头张目地作“松鼠望月”状。那么弥勒会不会生气呢？我想不但不会，相反弥勒还欢喜得紧。你看“童子戏弥勒”里，那些孩童有的抚摸弥勒宽宽的肚皮，有的抓挠弥勒厚厚的耳垂……他们古灵精怪、百般嬉戏，但弥勒照样眉开眼笑、欢喜无量。

佛教劝人要“看破”，要“放下”，要“心无挂碍，无有恐怖”；弥勒更是告诉我们，要“大肚能容”，要“笑口常开”。理自然是这么个理，但毕竟我们都是血肉凡身，谁又能完全做到“无牵无挂、一心不乱”呢？我们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尽量往“欢喜”处看、往“欢喜”处走、往“欢喜”处想，反正尽量让自己在这个纷扰的尘世，活得自在欢喜些吧！

真的，每次走在岳林寺，不管心里有事无事，看到无处不在的弥勒的欢笑，自己便也生了几分欢喜；若是还能偶遇这些可爱的松鼠，心里更感惊喜。一时，天也蓝了，云也白了，万类和谐，岁月静好。